

世纪之交的上海之夏： 有墨镜、老头衫，也有赤膊乘风凉

与梅雨交接接班，上海的热浪来了。
夏天的温度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。
而世纪之交的上海之夏，也很热。

一

今年上海6月29日出梅。就在大家以为出梅即达36h已属夸张的时候，39h和40h早已在后台预备上场。

在迪士尼等一众乐园，最受欢迎的是领冰块的攻略。

但更多的是，能不在室外就不在室外，只要有空调，一切都好商量。

爷叔阿姨的买菜时间一致机动到清早，再要碰见他们，就要到吃好夜饭的散步辰光。

热到一定程度，就开始“破罐破摔”。

有些人开始拿着温度计到处测量，马路、自行车座、窨井盖、石墩子，势要找到温度之巅。

大家最期待的，是台风“丹娜丝”的救场，甚至不少人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，开始想念起了梅雨。

而回到二十多年前，世纪之交的上海之夏同样火热无比。

1990年开始，摄影师许海峰带着照相机游走在上海的街头。顶着午后的骄阳，他看到柏油马路上，梧桐树叶的投影形成一个个金色孔洞，幻化成铜钱模样。彼时的上海正在进入一个簇新的时代，热情张扬、风起云涌，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气象。

听着蝉鸣，踩着“铜钱”，他投身于这个充斥着激情与紧张的上海街头，记录下这座城市在世纪之交的无数切片。

许海峰喜欢盛夏在户外拍照，因为太阳的照射会给摄影带来独特的体验：

“太阳暴晒，热辣刺激，明暗分明，视网膜应接不暇地接收外部讯息。”

“你出去以后，太阳晒了以后，和人的那种直接碰撞，是生命的一种特别的体验。”

街头摄影，一切随机，但照片中的男男女女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相似的时代气息。

我们曾经考古过《孽债》中的男装女装穿搭，剧中的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穿着打扮讲究时髦。

许海峰的镜头也同样记录下了这一时期的市民风光，即使温度热辣，但穿着搭配一点都不马虎。

衣服是要与场合、时间相适宜的：夏夜到外滩看风景就选吊带裙。而要正式一点时，则会注重上下装的匹配一致。

各种时髦元素席卷街头：港风的高领无袖背心，男士们的西装短裤配长袜。

二

从199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代，社会的革新显露于街头的市民生活，新旧事物的交杂与替换，表现在穿着上，就是时髦与传统共存。

许海峰在更早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样的“苗头”。

他记得10岁时，一次从亲戚家所在的六合路弄堂出来，转到布满霓虹灯的南京路时，眼前的景象霎时从昏暗变为多彩的震撼。

他在新出的书籍《世纪之交的上海表情》中记录道：“那一刻我感受到此前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撼，什么叫‘十里洋场’——花花绿绿，人影绰绰，光影虚渺，霓虹闪烁，华美人间。”

而在之后日常生活中，最能直观感受到的，是逐渐出现在人们身上的各式单品。

墨镜是一个重要代表。遮阳的功能之外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佩戴墨镜还传达出了一种时尚感。

早在1980年代，“蛤蟆镜”就随国外影视作品和港台文化流入上海，成为一代人的时尚启蒙。



一个空间里，有人穿西装短裤，有人穿老式对襟上衣。

/许海峰

1992年开始，巴黎三城等品牌进入上海开设店铺，引进时尚眼镜的概念，南京西路、淮海路等商圈也涌现出外资商城，将国际品牌墨镜带入内地市场，墨镜逐渐转为大众消费品，成为街头常见的一种穿搭配饰。

于是，许海峰开始尝试捕捉戴墨镜的人。“我当时有个小试验，借了一个逆光的相机，然后用了连拍，我试图拍那些戴墨镜的人。我觉得，人的神情，戴了一个大墨镜在路上，特别出戏，也特别上镜。”

但与此同时，老头衫也依旧存在，并高频出现在许海峰的夏日镜头里。

短袖的圆领汗衫，领口松松垮垮，颜色白里带着透明度，一些地方还会有破口，每一件老头衫都在经年累月的穿洗后成为了“私人定制”。

往前追溯，中国第一家针织厂“云章袜衫厂”在1896年就已开始生产简单的棉质汗衫。到了1930年代，开始出现民族品牌，如五和织造厂的“鹅牌”麻纱汗衫。彼时的汗衫已然走进市民家中，早早地出现在如今“00后”的爷爷的爷爷身上。

进入计划经济时期，这类汗衫作为“民生必需品”被纳入计划生产，又常常作为单位工厂里的劳保福利发放，成为全民标配。汗衫的“老头”属性在单位里初现端倪——小青年讲究卖相，上班要穿浅色短袖衬衫，回家才会换上更加便宜耐磨的汗衫；年纪大一点的只求舒适度，套上汗衫就能上班。

款式几十年不变，价格始终实惠，即使是在时尚潮流不断冲击的世纪之交，老头衫也是不可替代的存在。时髦是在外的“面子”，

而回到屋里向、弄堂里，一换上老头衫，就能让人们切换最熟悉也最舒适的状态，为明日新一轮的热情躁动续上能量。

策展人姜伟在回顾陆元敏、许海峰、雍和等上海摄影师的作品后，说到“上海是一个万花筒，这么多摄影师拍上海，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拼图，并且这个拼图永远是在不断地生成，不断地扩展”。

同样，无论是新潮时髦的街头，还是传统老派的弄堂，加在一起才构成了许海峰口中“上海味道很浓”的景象。

三

再怎么风云变幻，日子也是要一点点过的。对于上海市民来说，世纪之交的夏天既需要自己动脑筋，又充满了随机掉落的“彩蛋”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，空调开始逐渐走进市民家中，只不过要真正实实在在地用上，还面临着硬件和软件上的双重障碍。

1993年的夏令热线中，有居民反映自己花7290元买了冷暖空调，却因为无表位而无法安装“大火表”，只能当成摆设。

电力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，使得此时的市民买了空调也开不了。

1994年，上海开通了第一条用电服务热线。1997年，上海电力共投入资金39.8亿元用于电网改造建设。空调普及的硬件条件这才慢慢成熟。到了1997年，上海居民每百户空调拥有量突破60台，部分新建商品房开始留空调机位。

尽管不少人家都装了空调，也能正常使

用了，但按下遥控器按钮还需一番心理斗争。

林志桦（化名）回忆家里刚装空调的那阵子，“就装好的头几天开一下，毕竟心疼电费，后面还是开的电风扇，要么就找机会到商城野空调”。

所以那个时候，很多上海市民喜欢到马路上乘风凉。

荷兰摄影师罗伯特·凡德·休斯特1990年到1993年来上海拍摄的时候，在南京路拍到了乘风凉的人。“11点的南京东路很热，人们住在非常小的空间里，没有空调，所以他们整晚待在那里。”

而在大名路上，他拍到的乘风凉的人更为松弛。

策展人施翰涛喜欢这些照片，“你就看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的私人生活，溢出在公共空间里面。”而这也让他想起了自己乘风凉的场景：“我一直在河南路、南京路那边住到10岁，夏天邻居经常带着我坐轮渡乘风凉。”

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许海峰世纪之交拍摄的镜头里，乘风凉的照片当然不会少。

各家各户的装备不一，简单的就带个小板凳，最多的是可折叠的竹躺椅，如果讲究一点，还会再带个小矮凳搁脚。

周围坐着的，是认识的街坊四邻。大家一道聊天，苦夏就这样被一点点磨去。

现在的上海，还是有很多乘风凉的人，大家坐在梧桐区日咖夜酒馆门口的露营椅上，或是坐在滨江面朝江边的户外位子上。

只是，没有人再赤膊。

文 / 晨报记者 顾 箬 实习生 何怡雯



深夜的南京东路
/罗伯特·凡德·休斯特
1990

渝水堂

高价
收购

红木家具.老家具.字画.扇子.印章.像章.老服装.小人书.紫砂壶.玉器.瓷器.地址: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(近四川北路)
热线电话:65407260 13601926417
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

注销公告

上海涌浦体育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310115MA1K4T593W)经股东会决议,即日起注销。特此公告。